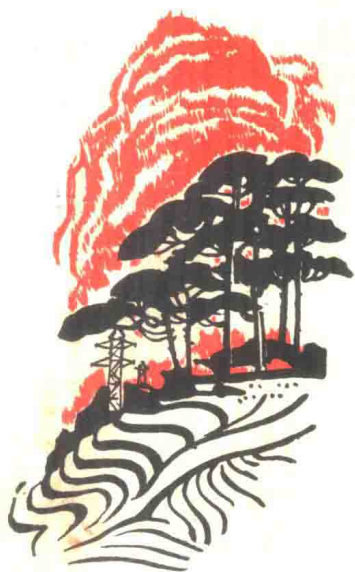




内蒙

阎一强 著

沂 蒙 赞

阎 一 强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这本诗集,共收短诗三十九首,叙事诗一首。

短诗大都是作者近年来的新作,反映了沂蒙山区改天换地,水渠纵横,花果满山,稻米飘香的新面貌。这些诗,大都写得形象鲜明,语言生动,风格朴素,形式活泼,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叙事诗是作者 1964 年的作品,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

沂 蒙 赞

阎 一 强 著

黄 英 浩 插 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25 字数 74,000

1973 年 12 月第 1 版 197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0

统一书号: 10171·225 定价: 0.24 元

目 次

凌空燕	1
威武谣	3
百结衣	6
二队长	9
空中彩桥	12
现场会	15
苇笠铺麦垅	18
忙月	20
红缨鞭	23
储粮段	26
缝	29
测天记	31
抽水站上	35
岗位	37
欢笑	40
偷活儿	43
提货	45
午班	47

采磨石	50
送秋兰	53
饲养	57
“支援大队”	59
育苗人	62
雪花儿笑了	64
石虎歌	68
礼物	71
下西寨	74
孟良崮	97
走驴谣	100
识字班歌	103
梳盘头	106
渡沂河	109
十八盘	112
雪里阳春	114
溪流弯弯	118
画展	120
蒙山雨	123
问布谷	125
查山洪	127
沂蒙山景	129

凌 空 燕

水渠修到龙虎岩，
望山下，
头晕目眩——
上连绝壁，
下陷深潭，
雄鹰难过山，
峰高万丈险，
怎么办？

有龙队，
有虎班，
山头齐请战，
大绳腰中扎，
铁钎手中攥，
唰唰唰，
一眨眼，

飞下一对凌空燕！

插翅横空来，
绳甩片片梨花瓣，
披彩帐，
云里翻，
一声呼喊四山颠，
鹰鹫忙躲闪，
剪破山中雾，
扇去云里烟。

一声锤响，
四山合，
如鼓似号，
唱凯旋，
火星迸飞似闪电，
英雄带火一身胆，
好似叩山敲门环，
借路快开门两扇！

威武谣

石崖上滚下块石疙瘩，
砸着脚脖子浸血花，
褂子撕条布，
双手紧紧扎，
老石匠一见忙说话：
“快回家，
去检查！”
他腿一蹬，
眼一眨：
“这怕啥，
离心还一撻！”

悠锤打石断了把，
手破血滴答，
抅片树叶擦血水，
换支锤把再开打，

一滴一串血珠子，
染红同伴白小褂，
“你，挂了花，
手破啦！”
他一扬巴掌笑哈哈：
“流点血全当去心火，
这怕啥！”

青石崖上石板塌，
把他压在石板下，
一使劲，一咬牙，
鼓劲往外爬，
脊背上，
划了两道红血碴，
石窝的人，
哪个不惊怕，
他笑嘿嘿，
看大家：
“刚才和‘玉皇’见了个面，
还拉了两句呱！”
他又说又笑，
把锤抓：

“今下晌，

咱来个石膛大开花！”



百 结 衣

从村东，
到村西，
谁不说，
谁不喜，
队长身穿百结衣，
补绽好似山旻*子地。

这件衣，
不是旧社会要饭的，
不是父母留下的，
这一身打扮不出奇，
小伙咋，你甬笑，
这件衣裳有来历。

自打咱队治山起，

* 旻(kuàng)洼地。多用于地名。

他大汗淋淋湿背脊，
山里爬，山里滚，
好似个铁打的，
山林里找水穿草丛，
荆棘刺破衣。

到家先笑再陪礼，
媳妇噘嘴不愿意：
“新褂子上身穿十天，
左破口子右撕成旗，
飞针走线难缝连，
截三尺白布侍候你！”

上午大襟破一尺，
下晌背后撕半米，
媳妇又笑又生气，
队长灯下笑咪咪：
“谁说咱山里没泉眼，
就藏在山后老峪里……”

今天袖子少半截，
明日扣子无踪迹，

媳妇大针大补绽，
队长对坐把话提：
“三个山峪有泉通啊，
开泉能浇千亩地……”

从那半夜才进家，
媳妇说他着了迷，
裤腿裂成蓑衣片，
褂子开线似牛皮，
补绽上面补补绽，
也有青呀也有绿。

队长穿着庄上走，
见人嬉笑他欢喜：
“别看我这件百结衣，
有百里水，百里林，
百里旱田要造反，
百里水渠要浇百里丰收地！”

二 队 长

没举手，
也没投票。
大人叫，
孩子也叫：
“二队长来了，
二队长来了！”

人人亲，
人人叫：
老长工、老“外交”，
老积极、老来少。
今年六十挂零，
革命老字号。

地里锄草，
锄在末梢。

左一瞟，右一瞧，
不用说，不用道。
眼珠子一盯你，
你得回来找。

队里召开批判会，
第一个先到。
站起来发言，
胸脯挺着，
对准政治骗子，
连发机关炮。

套车进城揣干粮，
带着块儿八角，
公事办完了，
干粮吃净了，
钱也花光了，
赶车回庄了。

给白马买了挂铃铛，
给长鞭换了丈皮梢；
老伴又气又嚷，

他就又说又笑，
锅里摸块饼子，
一边走一边吃着。

逢年过节到假日，
二队长兴致来了。
队里演出革命现代戏，
他是演员兼编导，
前台忙，后台跑，
合唱队顶数他嗓门高。

人们说他：
“真是个‘老来少’”，
他一本正经，
严肃地说道：
“这不是玩玩乐乐，
而是革命需要。”

空中彩桥

深山五更早，
云遮雾又罩，
只闻鞭响不见人，
流水汨汨不见槽，
在山怀？在山腰？
是谁清早过山道？

霞光如箭射，
水显山隐约，
远看青山云中裹，
横拉帷帐竖见鸟，
两座高山空中架——
巍巍百丈桥。

桥上车马追流云，
金垛银垛进山凹，